

當我向陳冲問這個問題時，她眯着眼睛想了一會兒。我想作為演員，她美的時候太多了：《小花》里的純真，《末代皇帝》里的嬌柔，奧斯卡頒獎禮上的華貴，守着兩個女兒的滿足……

但她似乎還沒找到。“可能是那麼一個時刻。”她悠悠地回憶着。“那是我上大學的時候，有一次坐公共汽車回家去看媽媽。我拉着吊環心里有點急切，不經意之間在車窗里看到了自己的臉。那時候，嗯，覺得自己原來還是挺好看的。”我想，那一眼陳冲看到的是自己的本色，一種沒有修飾，卻讓一切都有可能

的本色。同樣的問題，幾乎每一位上我節目的女嘉賓都會回答。有人說是第一次穿上媽媽縫製的禮服，有人說是第一次聽到腹中胎兒的心跳，還有人說是男朋友第一次深情地注視自己……但是你知道嗎？媽媽縫製的禮服往往不是最時尚的，孕婦往往連妝都不化，男友第一次注視的時候，我們往往還在咀嚼剛剛進嘴的煎餅果子……

原來我們最美的時刻與平日里費盡心力所做的種種有關“美”的努力沒有直接的關係！那些努力可以成就我們的膚色、身材、品位，卻總是在接近終極美麗的一刻，如強弩之末般地無聲

作者楊瀾



你什麼時候最美

墜落，離靶心只有一毫米。讓我來嘗試解釋一下：美麗的極致是忘卻自己的一刻。這時的你不僅是最自然的，因為不必取悅任何人；也是最獨特的，因為沒有任何人可以與你相比較。這是只屬於你的內心體驗，是擺脫了任何高矮胖瘦的尺度，而發自生命本源的炫目光環。

如果你把同樣的問題擺到我面前，我可能會告訴你這樣一個場景：陽光衛視開播的當天，我帶着七個月的身孕站在慶典酒會的門口，歡迎前來祝賀的數百位嘉賓和朋友。記得那天我穿了一件粉紅色的中式上裝，上面有半透明的梅花形珠綉，配着 St. John 的同色長裙。衣服是鬆腰身的，既合體又舒適。不誇張地說，我感到自己時時沐浴在幸福中：個人理想的實現，摯友親朋的厚愛，更重要的還有牽着手的老公和即將出生的孩子。

那天幾乎所有的人都對我說：“你是我看到的最美的孕婦。”我也毫不謙虛將這些讚美照單全收。不論那以後的道路是多麼艱難，我曾經擁有了這樣的時刻，已經很知足了。我認為那是我迄今為止最美的一天。

而那天，我甚至連照鏡子的時間都沒有。

夢緣隨筆

一彈指
生生死死一彈指，
彈指猶留一念間。
一念百念終成空，
空中無生也無死。

誰是客
半醒半醉邀月娥，
對影之人誰是客。
敢問過客幾多愁？
天上人間難相守。

愁別離
人生自古愁別離，
秋風飄夢無歸期。
浮雲焉知離別苦，
不為游子寄相思。

誰惜誰
落花飛葉緣自滅，
風風雨雨空傷悲。
愛恨情愁一場雪，
人化塵土誰惜誰。

刘天擎 二〇〇八年二月六日



愛爾蘭的期限婚姻

在愛爾蘭各個市政機關辦公大廳，都有液晶屏顯示結婚須知：本處只辦理結婚登記

手續而不辦理離婚登記。雖然如此，但並不意味着公民只能和一位伴侶終此一生，男女雙方在結婚時可以協商婚姻關係的期限，從 1 年到 100 年不等。期限屆滿後若有繼續生活的意願，可以辦理延期登記手續。

不但如此，婚姻登記費用也是根據婚姻期限的時間呈比例遞減。最短的期限為 1 年，但是費用最昂貴：2000 英鎊。但如果結婚期限是 100 年，那麼登記費用僅僅 0.5 英鎊。根據婚姻期限，結婚證書也是不一樣的。假如是 1 年，那麼新人將得到厚如百科全書般的兩大本結婚證書。里面逐條逐項列舉了男女雙方的各項權利義務，小到清潔修理，大到生育教育，可謂是一本完善的家庭相處條例了。但如果結婚期限是 100 年，結婚證書則薄到一張紙條，上面僅僅寫着法官的祝福：

尊敬的先生、太太：我不知道我的左手對右手，右腿對左腿，左眼對右眼，右腦對左腦究竟應該承擔起怎樣的責任和義務？其實他們本來就是一個整體，只因為彼此的存在而存在，因為彼此的快樂而快樂。所以，讓這張粉紅色的小紙條送去我對你們百年婚姻的最美好祝願！祝你們幸福！

作者：王心蘭

遠東紀念公園

俄亥俄州唯一私人墓地

FAR EAST MEMORIAL GARDEN, LTD

8592 Darrow Rd., Twinsburg OH 44087

Located inside Crown Hill Cemetery Park

Office: 3030 Superior Ave Room #104, Cleveland OH 44114

我們提供各項服務,大小壽地,各式墓碑,如果需要詳細資料,請打電話:330-819-0277

穴位從\$950 起,勿錯過良機!如果顧客購買遠東花園墳地,將為顧客提供系列服務.

福人擇福地

福地福安

祖先安,後人樂

遠東紀念公園

全為福人備

預先選定一處風水福地,既可陰澤後人,又可為自身添福增壽.

新年前,我去塞格德看朋友,彼什迪家是我必到的一站。

在許多幫過我的朋友里，彼什迪是和我最要好的一個。彼什迪的父親埃米爾是瓊格拉底州警察局的刑警上校，不過，我從沒見過他穿警服，每次我去找彼什迪，都見他穿一身休閒裝，說話慢條斯理，面帶微笑，只要別人話音未落，他就不會張口，給人感覺更像一位以傾聽為職業的心理醫生。難怪彼什迪的母親總開丈夫的玩笑：“他不僅在同事里人緣很好，罪犯們也都喜歡由他審問，好像自願幫他破案一樣。”

每次我去彼什迪家，母子倆都會爭搶着給我說埃米爾的新笑話。可是這一次，或許由於我成了作家的緣故，埃米爾未等家人開口，自己主動向我招了一個剛發生的煩心事：

聖誕節時，埃米爾值班，整座大樓空得讓人心慌。妻子跟兒子、兒媳去奧地利滑雪，他忽然感到特別孤單。忽然，他想起樓上關着一個涉嫌殺人犯，這樁案子由他負責，但找到的證據還不充分。

上校讓人到拘留所把嫌疑犯捉過來。屋子里只剩下兩個人，他出人意料地溫和說：“你看，今天是聖誕，我也一個人，你也一個人。今天晚上不是提審，而是一起吃一頓飯，隨便聊聊。”說完，他派人到隔壁餐館打了兩包快餐，邊吃邊侃些男人的話題：足球，女人，蓋房，學生時代……起初犯人還很緊張，後來就開始爭辯。過了一會兒，辦公室突然寂靜下來，犯人的眼睛東轉西轉，不敢直視，動作逐漸放慢，最後費勁地狠咽一口，半張的嘴忽然喘息起來。

埃米爾敏感地皺起眉頭，知道對方肚子里在想什麼，他忽然冲着犯人失控地呵斥：“閉嘴！你聽見沒有？我們一開始就說好了。”說完再次按響電鈴，命令將嫌疑犯帶回關押的房間。

“上校先生……我……我就是。”末等獄警出現，對方就迫不及待地交代了，彷彿他的回答遲些，自己的喉管就會被割斷。說到這里，埃米爾臉上流露出煩悶與沮

什麼才是你最珍貴的偶爾，停下腳步，問問自己，我們會離幸福更近。

北京 S 大學兩個學影視的小師妹，為了完成畢業的作業，扛着攝像機在北京的大街小巷逮人就問：能不能告訴我，你認為世上最珍貴的東西是什麼被採訪的人毫無準備，面對突如其來的攝影機，表情來不及調整，便被硬生生地記錄下來。但正是這樣原生態的採訪，讓我們看到了很多張不同的臉。

採訪幾乎涉及了奔走在北京的每一個群體，嚴肅的男人、溫柔的女子、毫無世界觀的孩子、晨練的老人、匆忙行走的白領、來旅遊的老外、一本正經的官員、賣盜版碟的小販……形形色色的人，在突兀的問題面前，給出了各式各樣的答案。

最珍貴的是什麼是親情友情愛情、時間、生命、愛，這是大多成年人的答案。

一個抱着孩子的疲憊女人則說：“最珍貴的，當然是結婚後的自由！”

一個在天橋旁吹簫乞討的殘疾人，指指自己的樂器，說：“最珍貴的，就是我的簫。還有，能在冬天沒有風的太陽下唱歌。”

天安門廣場上站崗的士兵，回答問題時眼神依舊直視前方，說：“我最珍貴的，就是軍帽上的徽章，戴上它就有了責任。”

已經退休的一個 70 多歲的老人，用年輕人是不習慣的虔誠，說：“最珍貴的，是還能為國家貢獻點余热。”一位老太太更是神情鄭重，“最珍貴的就是不管什麼時候，都能擁有理想。”還有很多讓人心生感動的答案。

一個打扮另類的街頭小伙，叼煙站在街頭等他的朋友，面對攝像機，他有幾秒鐘的詫異，隨即表情變得認真，小心地說：“我最珍貴的，是約請的朋友都能來，因為，今天是我 18 歲

喪。他問我：“你學過心理學，又是作家，也許我說的只有你能明白——從良心上講，那根本不是我想要的結果，讓我覺得自己‘手段卑鄙，動機龌龊’。”

顯然，那傢伙招供並非囑于上校的威嚴，而是自己沒能扛住聖誕夜的感動。事實上，埃米爾提他出來陪自己吃飯，目的並非要感動對方，而是沒有扛住節日里的孤獨。

“那個蠢貨，自己給自己套上了絞索……”埃米爾的語調里充滿懊惱。“現在可好，犯人是招了，可我覺得自己犯了罪似的。別人不僅不會理解，反會覺得我是辦案高手，更讓我煩。”他停頓了片刻繼續說，樣子像是自言自語，“這東西……人在用的時候真要小心。”

“您指什麼？”我不解地問。“感情，我指感情！”他的情緒有些激動，“真想不到，一點點愛就能具有那麼大能量，一點點同情，片刻之間竟能置人于死地……”

這時候，正在一旁鼓搗電腦的彼什迪忍不住咯咯笑了起來，心不在焉地插嘴道：“爸，看您也能寫小說啦。”

男人瞥了兒子一眼，搖搖頭，然後自嘲揮了下手，將話題轉到物價方面。但是，整個晚上我都覺得該對埃米爾說點什麼，即使不是直接的安慰，也至少該表示自己對他的講述有所觸動。但是直到起身告辭，我也沒有找到合適的話，離開的時候照例跟一家人親熱地吻別，當我的臉被男主人的鬍子茬刺痛時，心里涌上股複雜的心疼。



作者：余澤民

孤獨很殘酷

的生日。”

一個正在與家人會面的囚犯，則視線躲閃地回答，“最珍貴的，是出事之前，和家人在一起團聚的日子，雖然每天都千篇一律似的單調乏味，但現在回憶起來，卻覺得每一秒鐘都那麼美好。”

一對牽手散步的老人，兩個人的答案，竟是一模一樣，在他們心里，最珍貴的，就是還有時間，能夠牽着對方的手散步。

有個小孩子很羞澀地指指脖子上的紅領巾，說：今天我入隊啦，這就是我最珍貴的。更小的那個女孩，歪頭想了半天，搖搖頭，誠實地說不知道。

還有些人，對這個問題根本不予理會。夾皮包的男人、打扮精緻的女人，對於提問的人，看也不看一眼，一陣風似的走過。？

攝像機記錄的，不僅僅是答案。有人從骨子里不屑回答，以為生活就是一天天往上走，至於跳脫出來看看什麼是最珍貴的，純屬浪費時間。也有人蹙眉想了片刻，丟一句“太過深奧”，便繼續趕路。

還好，大多數的人，沒有拒絕兩個師妹的問題。他們或者焦慮、審視、懷疑，或者不屑、冷淡，或者如孩子似的無憂無慮、天真爛漫……正因為如此，這些答案，反而具備了一般採訪所沒有的原始質樸。

我最喜歡的一個採訪，是在遠離喧囂繁華的寧靜所在。那個男人站在櫃檯後面，笑着說，他最珍貴的，就是自己這幾年努力攢錢，開了家書店。這個書店，是他的精神棲息地。在生活的艱難打拼里，依然懷着理想的男人，如此充滿魅力。

什麼才是你最珍貴的？偶爾，停下腳步，問問自己，我們會離幸福更近。

伊利華報

ERIE CHINESE JOURNAL

編輯部

社長／主編：浦瑛

總編輯：劉元華

版面／網頁編輯：程里賓

移民法律顧問：黃唯

撰稿人：劉以棟 劉天擎 曉月

哥倫布責任編輯：陳青杰

辛辛那提責任編輯：Peter Song